職官分紀

二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鳳輝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職官分紀卷四十

宋 孫逢吉 撰

文淵閣寳

總州牧

書舜肇十有二州十有二牧禹别九州有九牧

周禮八命作牧

史記黄帝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

前漢百官表監御史秦官也掌監郡漢省丞相遣使分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郡刺史常奉詔條察州師古曰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寃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歛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苦山崩石裂祅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秩六百石員十二人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六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何武與翟方進奏曰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任秉一州之統春秋之義用貴理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朱博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州縣郡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異才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

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其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竊恐功效陵夷姦宄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後漢百官志十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秦有監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成帝更為牧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為刺

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諸州常以八月
巡行所部郡國録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
但因計吏皆有從事史假佐本注曰員職畧與司隸同無
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豫州部郡國六冀州
部九兖州部八徐州部五青州部六荆州部七揚州部六
益州部十二并州部九幽州部十二凉州部十一交州部
七凡九十八其二十七王國相其七十一郡太守其屬國
都尉屬國分郡離遠縣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部郡名世祖

并省郡縣四百餘所後世稍復增之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新置牧當邊戍者丞為長史(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三月令郡太守諸侯相病丞長史行事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丞職)

王國之相亦如之

漢官解詁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勸農賑貧決訟斷辟興利除害檢察郡奸升善黜惡誅殺殘暴者也

東觀漢記州牧刺史漢舊官建元元年復置牧十八年改為刺史督二千石

晉職官志州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員所領

中郡以上及江揚朱提郡郡各置部從事一人小郡亦置一人又有主簿門亭長録事記室書守佐從諸曹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人諸州邊遠或有山險濱近寇賊羌夷者又置弓馬從事五十餘人徐州又置淮海凉州置河津諸州置都州從事各一人凉益州置吏八十五人卒二十人荆州又置監佃督一人郡皆置太守

宋百官志刺史州各一人刺史之為言猶參覘也廌言亦

謂之制刺漢制不得刺尚書事是也郡守秦官秦滅諸侯隨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晉江左皆謂之丞尉典兵備盜賊漢景帝中二年更名曰大守尉曰都尉光武省後置東部西部都尉有蠻夷又有屬國都尉漢末及三國以為諸部都尉晉成帝咸康七年又有都尉郡丞宋太祖元嘉四年復置郡官屬畧如公府無東西有功曹史主選舉五官掾主曹事部縣有都郵門亭長又有主記史催督期會漢制也畧如

之諸郡各有舊俗諸曹名號往往不同
南齊百官志魏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
督輕者為持節督起漢帝時御史中丞馮獻討九江督
揚徐二州軍事而徐爰宋志云起魏武遣諸州將督軍
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並非也晉太康中都督知軍事
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為刺史
州置別駕治中議曹文學祭酒諸曹部從事史郡太守
大史部縣為國為內史相此段未詳

隋百官志梁州刺史二千石受拜之明日辭宮廟而行州置別駕治中從事各一人主簿西曹議曹從事祭酒從事部傳從事文學從事各因其州之大小而置員陳承梁制荊江南兗郢湘雍等州刺史六州加督進在第三品東揚州下加都督進在第二品右光祿下庶姓為州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後魏天錫二年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皆古之上中下三士也後齊司州置牧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州都主簿西曹書佐記室戶曹功曹金曹租

曹兵曹騎曹都官法曹部郡等從事員上上州刺史置
府屬官有長史司馬錄事功曹倉曹中兵等參軍事及
掾史主簿及掾史記室掾史外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
等參軍事及掾史參軍事及法墨田鎧集士等曹行參
軍及掾史右户掾史行參軍長兼行參軍督護統府錄
事統府直兵箱錄事等員州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
從事史州都光迎主簿主簿西曹書佐月令及史祭酒
從事史部郡從事阜服從事典籤及史門下督省事都

録事及史箱録事及史朝直刺姦記室掾户曹田曹金曹租曹兵曹左户等掾史等員上上州府屬官佐史合三百九十三人上中州減上上州十人上下州減上中州十人中上州減上下州五十一人中中州減中上州十人中下州減中中州十人下上州減中下州五十人下中州減下上州十人下下州減下中州十人自州郡縣各因其大小置白直以供其役上州刺史三品下州刺史四品後周雍州牧九命户三萬以上州刺史正八

品二萬以上八命一萬以上正七命五千以上六命靜
帝大象元年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隋
高祖雍州置牧屬官有别駕賛務州都郡正主簿録事
西曹書佐金曹户兵法士等曹從事部郡從事武猛從
事等員并佐史合五百二十四人上上州置刺史長史
司馬録事參軍事功曹户兵等曹參軍事法士曹等行
參軍行參軍典籤州都光初主簿郡正主簿西曹書佐
祭酒從事部郡從事倉督市令丞等員并佐史合三百

二十三人上中州減上上州吏屬十二人上下州減上中州十六人中上減上下二十九人中中減中上二十人中下減中中二十人下上減中下三十二人下中減下上十五人下下減下中十二人州置總管者列為上中下三等總管刺史加使持節雍州牧從二品上州刺史從三品下州刺史從四品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改别駕賛務為長史司馬舊周齊州郡縣職自州都郡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至而調用理時事至是不知

時事直謂之鄉官別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歲考殿最刺史縣令三年一遷佐官四年一遷佐官以曹為名者並改為同煬帝大業初罷州置郡郡太守舊有兵處則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至是別置都尉領兵與郡不同知司隸臺置刺史十四人正六品巡察畿外諸郡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其所掌六條一察品官以上理政能不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察豪强奸猾侵害下人及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蟲灾不以實言

枉徵賦役及無灾妄蠲免者五察部內盜賊不能窮逐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異行隱而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郡置太守置丞國曰內史郡丞三萬户以上置佐一人陳梁制會稽太守吳郡吳興太守二千石萬户以上郡太守內史相六百石不滿萬户太守內史相二千石丹陽會稽吳郡吳興及萬户郡丞並六百石後魏天錫二年制郡置三太守後齊上上郡太守屬官有丞中正光迎功曹光迎主簿功曹

主簿五官省事錄事及西曹戶曹金曹租曹兵曹集曹等掾佐太學博士助教太學生市長倉督等員合二百一十二人上中郡減上上郡五人上下郡減上中郡五人中上郡減上下郡四十五人中中郡減中上郡五人中下郡減中中郡五人下上郡減中下郡四十人下中郡減下上郡二人下下郡減下中郡二人上郡太守三品中郡太守四品下郡太守五品後周戶一萬五千以上郡守七命一萬以上正六命五千以上六命一千以

上正五命一千以下正四命隋高祖郡置郡太守丞尉正光初功曹光初主簿縣正功曹主簿西曹金户兵法士曹等市令等員并佐史合一百四十六人上中郡減上上郡吏屬五人上下減上中四人中上減上下十九人中中減中上六人中下減中中五人下上減中下十九人下中減下上五人下下減下中六人上郡四品中郡五品下郡正六品煬帝罷州置郡郡置太守上郡從三品中郡正四品下郡從四品罷長史司馬置賛務一

人以貳之次置東西曹主掾簿司功倉戶兵法士曹等書佐各因郡之大小而為增減黃恭交廣記秦兼天下改州牧為刺史朱明之時則出巡行封郡玄英之月則還天府表奏刺者言其刺舉不法史者使也

唐職官志至德二載罷郡為州復以太守為刺史上州從四品中州正四品上下州正四品下武德令中州刺史正四品下下州刺史從四品上貞觀令一切為下州加入正四品下京兆河南太原三府牧各一員從二品古官舜置十二牧秦以京城守為內史漢武改為尹後魏北齊周隋又以京守為牧武德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為之或

不出閣長史知府事尹各一員從三品少尹各二員從四品司録參軍一人正七品録事四人從九品功倉戶兵法士等六曹參軍事各二人正七品下府史隋書有之參軍事六人正八品下執刀十五人典獄十一人問事十二人白直二十四人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

上州州之名古也舜置十二州禹別九州漢置十三州秦并六國置三十六郡漢則以州統郡其後武德改郡為州改州郡為國家制戶滿四萬以上為上州刺史一員從三品隋初罷郡為州煬帝罷州為郡郡置通守武德改郡為州州置刺史天寶改州為郡郡置太守乾元元年改郡為州州置刺史初漢代奉使者

皆持節故刺史臨部皆持節至魏晉刺史重任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後魏北齊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隋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刺史之名存而職廢而於刺史太守官位中不落持節之名

至今不改有名無實也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大將為刺史者兼治軍旅遂依天寶邊將故事加節度使之號遂制數郡奉辭之日賜雙旌節如後魏北齊故事名目雖殊得古刺史督郡之遺意者也

別駕一人從四品下　長史一人從五品下　司馬一人從五品下　錄事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下　錄事三人從九品上　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六曹參軍各一人並從七品下　參軍事四人執刀十五人典獄十四人問事八人白直二十四人市令一人從九品上　丞一

人佐一人史二人帥三人倉督二人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醫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二人

中州戶不滿三萬戶以上為中州刺史一員正四品上別駕一人正五品下長史一人正六品上司馬一人正六品上録事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上録事一人從九品上司功司倉司法司戶司兵司士六曹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參軍事三人正九品上執刀十人典獄十二人問事六人白直十六人市令一人丞佐各一人史師

倉督各二人經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上）助教一人學生五十人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二人

下州（戶不滿二萬為下州）刺史一員（正四品下）別駕一人（從五品下）司馬一人（從六品下）録事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上）録事一人（從九品下）司倉司戶司法三曹參軍各一人（從八品下）參軍事二人（從九品下）執刀十人典獄八人問事四人白直十六人市令一人佐史各一人師二人倉督一人經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上）學生十人

唐百官志西都東都北都牧各一人從二品掌宣德化歲巡屬縣觀風俗録囚徒恤鰥寡親王典州則歲以上佐巡縣武德元年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然常以别駕掌事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加使持節天寶元年改刺史曰太守乾元元年改郡為州州置刺史

五代職官志顯德二年詔防禦團練刺史州各置推官一員梁開平四年詔魏博管内刺史比来州務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牧同於閒冗俾循通判宜塞異

端並宜依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朝
憲宗時烏重胤為節度使常稱河朔六十年能抗拒朝
命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福爾若二千石
各執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姦豈能據一州而判哉
遂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
管是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唯滄州
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
正合其事矣

國朝上州戶滿四萬以上刺史各一人從三品知州各一人國朝州鎮有闕則或遣文朝官權知太祖始削外權牧伯之闕只令中臣權蒞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其二品以上及帶書樞密院宣徽院職事並稱刺史其刺史不赴任者以它官知判州府事通判各一人或二人國朝置通判各一人西京南京天雄成德軍益杭并鄆荊南潭廣秦定等州各二人小郡或不置正刺史以上及諸司使副使知州者雖中郡亦持置兼管內勸農事咸平四年省杭州一員景德三年解州置一員舊制州不及萬戶則不置至是解州盈萬戶乃置焉四年詔保州通判選進士登科有材幹者充以武臣知州而契丹書問及移文牒故也乾興元年戎州各置一員凡帶館職出皆知州景德後官卑者止得通判五年祁州置一員光州權置一員九年順安軍置一員別駕一人從四品下長史

一人從五品上開寶八年教坊司衛得人乞補外官中書擬上州長史太祖曰此輩宜于樂部中遷轉上佐官不可輕授乃補太常寺太樂令

司馬參軍事一人從五品下

録事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上諸府為司録諸州為録事戶不滿萬則省録事司戶司法天聖元年流内銓言先准勅諸州無録事參軍者凡六十七處置録事叅軍替見任司法司戶兼録事叅軍員

闕

司法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下

司理參軍事一人國朝别置專鞫獄事劇者置二人太平興國九年以諸道多闕司理叅軍

令本州於見任前任簿尉判司内選明敏有官業者充雍熙二年勑新除司理叅軍如其未明刑獄即於本部簿尉判司内選才用明幹者兩授其任三年詔司理司法不得預帑藏之事五年詔不得兼領他職大中祥符九年令諸州司理叅軍自今獄有重囚與免銜叅天聖七年叅軍多是和官之人自今選強明兩任以上判司簿尉以上充如是令録選人該權簿尉司理司法者並于合入處充注司理叅軍

醫博士一人正九品下（戸不滿則省）

中州（戸二萬以上）刺史各一人正四品上

知州通判各一人（已具上州）

別駕一人正五品下

長史六人正六品上
司馬一人正六品下
録事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上應順元年中下州録事參軍事三考者注劇縣以長定格多滯壅故也
司戶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上
司法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下
司理參軍事一人
醫博士一人從九品下

下州户不滿二萬　刺史各一人正四品下

知州通判各一人已具上州

别駕一人從五品上

司馬一人從六品上

録事叅軍事一人從八品上

司户司法叅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下

醫博士一人從九品下

諸路節鎮防團刺史州

河北節鎮

成德軍真定戶　彰德軍相州

鎮寧軍澶州澶淵河提等使　安武軍冀州

安國軍莿州　安武軍定州

横海軍滄州景城

河北防禦州

懐州河内　衛州

博州博平　洺州廣平

棣州樂安　瀛州河間

雄州　霸州文安

深州靜安安平饒陽　莫州文安

河北團練州二州在河東節鎮後

河北刺史州

趙州

濱州

恩州清河

河東節鎮

河東太原府

建雄軍晉州

鎮西軍麟州

祁州屬河北團練州　磁州滏陽屬河北團練州

河東防禦州

代州　絳州

河東團練州

慈州　隰州

忻州

河東刺史州

并州　汾州

嵐州　石州

遼州　澤州

憲州

陝西節鎮

永興軍京兆尹　鳳翔軍鳳翔尹扶風

護國軍河中尹　定國軍同州馮翊

鎮潼軍華州華陰　感德軍耀州華原

彰化軍涇州　靜難軍邠州押蕃落等使

保大軍鄜州洛交　雄武軍秦州押蕃落等使

彰武軍延州延安

陝西防禦州

鮮州　隴州

陝西團練州

成州　鳳州

陝西刺史州

坊州　虢州

丹州　階州

乾州　商州

寧州　原州

慶州　渭州

儀州　環州

京東節鎮

鎮海軍青州北海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

武寧軍徐州彭城大都督府長史

天平軍鄆州東平河堤等使　泰寧軍兗州大都督府長史

彰信軍曹州濟陰　安化軍密州高密

興德軍齊州濟南

京東防禦州

登州　萊州

沂州　濟州濟陽金鄉

京東團練州

單州　濮州

濰州

京東刺史州

淄州

京西節鎮

山南東道襄州襄陽　武成軍滑州靈河
中武軍許州潁昌　鎮安軍陳州淮陽
河陽三城孟州河堤等使　崇信軍隨州
武勝軍鄧州南陽河堤等使　保康軍房州
昭化軍金州　泰寧軍鄭州
淮康軍蔡州　順昌軍潁州汝陰
京西防禦州
汝州　均州

郢州

京西團練州

唐州

江南節鎮

建康軍昇州江寧尹　鎮南軍洪州都督

寧國軍宣州　昭信軍盧州

江南刺史州

吉州　袁州

撫州　歙州

江州　池州

饒州　信州

筠州　太平州

淮南節鎮

淮南揚州營田等使大都督府長史

忠正軍壽州　保靜軍宿州河堤等使

保信軍廬州　集慶軍亳州河堤等使

淮南防禦州
和州歷陽　蘄州
淮南團練州
海州　舒州
淮南刺史州
楚州　泰州
泗州　濠州
光州　滁州

通州　黃州

真州

兩浙節鎮

寧海軍杭州 堤堰橋道等使 大都督府長史

鎮東軍越州 同上　平江軍蘇州

昭慶軍湖州　奉國軍明州

鎮江軍潤州　保寧軍婺州

兩浙刺史州

常州　衢州

溫州　台州

秀州　嚴州

處州

廣南節鎮

清海軍廣州市舶等使都督　靜江軍桂州

建武軍邕州　寧遠軍容州

廣南防禦州

象州

廣南刺史州

韶州　循州

潮州　連州

梅州　南雄州

英州　惠州

賀州　封州

端州　新州

康州　南恩州
春州　昭州
梧州　藤州
龔州　蒙州
潯州　貴州
柳州　賓州
宜州　橫州
融州　化州

竇州　高州

南儀州　雷州

白州　欽州

廉州　鬱林州

瓊州　崖州

儋州　萬州

荊湖節鎮

荊南江陵尹　安遠軍安州

武昌軍鄂州　武平軍鼎州

武安軍潭州

荆湖防禦州

復州景陵

荆湖刺史州

岳州　澧州

峡州　歸州

資州　普州

合州　榮州
渠州　昌州
戎州　瀘州
文州　巴州
興州　集州
蓬州　龍州
壁州　萬州
忠州　開州

施州　劍州

達州　涪州

渝州

福建節鎮

威武軍福州都督　平海軍泉州

建寧軍建州

福建刺史州

南劔州　漳州

汀州

化外承襲節鎮

靜海軍安南都護 靜海軍節度管內觀察等使

辰州 衡州

永州 郴州

邵州 全州

道州

西川節鎮

安靜軍梓州劍南東川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

武信軍遂州都督橋道等使　山南西道興元尹橋道等使

安德軍閬州　武康軍洋州

寧江軍夔州魚雲安等使　昭武軍利州都督橋道等使

武泰軍黔州　益州成都府

西川防禦州

眉州

西川團練州

陵州　果州

西川刺史州

綿州　漢州

彭州　蜀州

嘉州　邛州

簡州　黎州

雅州　維州

化外節鎮

彰國軍應州　天德軍豐州

大同軍雲州　威塞軍新州

保順軍兆州　歸義軍沙州

河西軍涼州押蕃落等使　昭化軍慎州

振武軍朔州　勝州押蕃落營田等使河北都護

化外州縣

應州金城　蘭州五泉

長州文陽　籠州武勒

澄州無虞　富州開江
繡州儒林　巒州武羅
嚴州高城　河北枹罕
錦州常豐　巖州修德
瀼州忠義　恭州和集
愛州崇平　富州龍平
黨州善慶　當州和利
田州惠佳　勒州富休

順州河南　南州三溪

蘭州廣武

元祐令諸州刺史從五品知上州正六品知中下州從六品

春明退朝録凡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唐内臣為中尉唯贈大都督國初曹翰觀察使判隷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為知隔品為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為知

州牧

所居著名有父風前漢翟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爲郎遷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

秉州統見前沿革何武奏

選舉牧守委任三府後漢郎顗拜章曰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史不良既外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稱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太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詣闕奉章狀待重誅

竹馬迎郭伋字細侯還爲并州牧伋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携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迎于道路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拜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

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于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宴語終日 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名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

四龍 東觀漢記李元禮祖父修安帝時生子亮叔訓秀號四龍皆為牧守

築靈鈞臺 晉張茂為涼州牧武公軌之子也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其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其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人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惟當宏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比年以來轉覺眾務日奢于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女所望于明公也茂曰吾過也命止作役

境內稱之為王 張駿為涼州牧刑清國富郡僚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此言者罪在不赦

洮境內皆稱之為王

表請京西面築防

後魏廣陽王嘉還司州牧嘉表請於京西面築防三百二十三丈閭一千二百乞發三正復丁以光斯後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

六條置座右

後周蘇綽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太祖甚重之常以六條置座右又令百官習誦之且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請一年租以賑饑民

皇甫嵩見刺史門

刺史

不揚戴聖惡

前漢何武為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行事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進博士毀武于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為羣盜得繫廬江聖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

九折坂

王陽為益

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賜車蓋特高一丈 黄霸為揚州刺史治有績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軾以彰有德

決遣如神 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于此後博徐問果有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

一州表率 何武奏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

罷州牧復刺史 哀帝時朱

博奏漢家置州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方進奏罷刺史置州牧臣請宜復故

在官寡于刑罰

韓麒麟除青州刺史在官寡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杖節方面而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令民不犯法如何戮乎若必須斬戮當以名鄉應之普慶慙愧而退

貶黜姦慝不畏強禦

陳翔遷揚州刺史貶黜姦慝不畏強禦

吏民請留一年

种暠還涼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還吏民老少詣闕請留一年

俸餘不入私門

楊康為任成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不入私門故吏賫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外臺之表九伯之冠

謝夷吾為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爰牧荊州威行郡國奉法作則居儉履潔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

作弔書置子推之廟

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

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之介山之上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子推遂不出焚死龍星火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禁之俗謂子推以此日被焚至正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人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火老少不堪之歲多死者舉既到官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

賜三公服 郭賀字喬卿拜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歌之曰厥德神明郭喬卿中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勑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二天 蘇章字孺文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賈父來晚 賈琮字孟堅交阯土多珍產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吏民怨叛中平元年

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靈帝以賈琮爲交州刺史琮到部刺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京師遼遠告寃無所故遂爲盜賊琮即行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誅斬渠帥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犯

褰赤帷裳 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乘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聽廣視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請一年租以濟飢民 續漢書皇甫嵩冀北牧奏請一年租以賑飢民民歌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任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嵩兮復安居

宣恩遠夷 种嵩字景伯益州刺史宣恩遠夷皆懷服漢德

過江厲聲 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南有子胥之神難于濟涉禹厲聲言曰子胥如有靈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

誣富者以大罪沒入財物 侯賢爲益州刺史豐富者輒誣

以大罪皆誅滅之沒入財物

王獨坐 謝承後漢書吳郡王閎為冀州刺史不發私書不畏豪強號曰王獨坐

食乾飯 左雄為冀州刺史不舉煙火常食乾飯

入界即雨 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往甘雨即注東海金鄉兩縣僻在山間傳駟不往二縣獨不得雨父老請嵩曲到其縣入即雨

與士對坐暗中 巴祇字敬祖為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祿不使有餘幘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漆傅墨用之與士對坐暗中不燃官燭

糾發單匡 第五種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陽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名羽具告之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于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糾發其贓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

計日受俸 楊秉字叔節雅素清儉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不入私門家室貧窶并日而食

併日而

食見上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第五倫上疏褒揚盛美曰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皆明聖所察非臣所及從事餉錢五十萬黃亮為兗州刺史坐贓盜免時飢饉故從事聞之乃相合賷錢五十萬餉之妻子聞乃夜至于牀下叩頭請受之亮不應目下寢曰大丈夫行志自從即不遣從事載錢詣京師表亮和帝擢為南郡太守席羊皮臥布被東觀漢記李恂為兗州刺史清約率下席羊皮臥布被麻麥付從事李恂為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麻約付從事又壹遂為揚州刺史亦然起徒中段熲起徒中為并州刺史連騎相繼數千里段熲為并州刺史清約率下連騎相繼數千里十日一炊隱還為徐州刺史以小銅釜甑十日一炊食不重味藍縷繩履漢末英雄記幽州刺史劉虞食不重味藍縷繩履常懷廉退恩化大行魏志太祖有表紹之難以劉馥可任以東南之

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單馬到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
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流民越江山
而歸者以萬數于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
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

以儉率下
司馬朗遷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
稱之在軍旅中常惡衣服以儉率下

召豪右薦幕府
梁習
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後吏民亡叛
更相扇動習到官誘諭招納以禮名其豪右稍稍薦聞使
詣幕
府

世多其能任賢
呂虔有膽勇文帝即王位為裨將軍
徐州刺史加威勇將軍請琅琊王為
別駕民事一以委
之世多其能任賢

不將妻子入官舍
裴潛字文行為兖州
刺史每之官不將妻
子入官舍妻子貧
織藜芘以自給

皎然清白
徐邈還涼州刺史皎然清白
不携妻子妻子常忍飢寒

真刺史
賈逵有文學為豫州刺史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
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

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子復何所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者見各具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皆舉奏以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以豫州為法

衣繡晝行 張饒字德容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曰君還本州可謂衣繡晝行也

在州二十年而居處貧窮 梁習為并州刺史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初二年召為大司農習在州二十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雖在外任心存朝廷 王昶字文舒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畧依古制而合于時務者二十餘篇

吏民追思 賈逵為豫州刺史病薨吏民追思

州人思之 司馬朗字伯達為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建安二十三

年與夏侯惇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親視醫藥遇疾卒遺令以布衣幅巾殮以時服州人思之 柱石之質忠於王室 温恢字曼基為梁州刺史卒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命功勤明著及為朕之執事忠于王室 奉宣六條 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杜恕以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淨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 胡床掛柱 魏畧裴潜為越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留以掛柱 豫州立祠 蜀志祖逖還徐州刺史及卒豫州為立祠 妻子飢乏 吳志呂岱為交州刺史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孫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岱出守萬里為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于是加助錢米繒布 化行如神 吳地志崔鈞少有奇操兄弟七人號七龍還益州刺史化行如神 所部肅然 吳錄張康還益州刺史端勅正厲咸嚴表善惡所部肅然不發私書 不發私書 上 假曲蓋鼓

吹晉向雄太始中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

扶出小吏劉抃為并州刺史初為抃之并州昔同時為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餞之其一人輕抃抃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峻制繩僚屬郗隆為揚州刺史僚屬有罪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感悅

斷決如流人不敢欺荀晞字道將練于官事為兗州刺史案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

受杜預王渾節度晉初詔書使益州刺史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杜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乃與濬書曰足下既摧西藩便當徑取秣陵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使要令暫過論事濬揚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夕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

清畏人知胡威父質為荊州刺史威自京師定省告歸父賜絹一疋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絹

賀曰吾俸祿之餘也後武帝問咸曰卿孰與父清咸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臣不及父遠矣

流柹蔽江 王濬為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乃作大船起樓櫓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作鷁鳥怪獸以懼江神濬造船于蜀其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柹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

國之外臺 陳顒為郡督郵還主簿州辟部從事劾案沛王韶獄未竟會新刺史解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耶時顒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繆結曰宜依法窮竟

墮淚碑 羊祜為荊州刺史祜樂山水每思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及祜卒襄陽百姓于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立碑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曰墮淚碑

夢三刀 王濬為廣州漢陽太守夜夢三刀懸于臥室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甚惡之主簿李

毅曰三刀為州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

三品酒 劉弘為荆州刺史持節南蠻校尉先是酒室中有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麯蘗而優劣三品弘下教曰投醪當與三軍同醉豈得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

酌貪泉 吳隠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貪泉言飲者有無厭之求隠之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重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妖星見 元帝初拓定江南以祖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既渡江累破石勒軍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又術人戴祥曰祖豫州九月當死逖俄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

子弟樵薪 祖逖為豫州刺史不畜資產克己務施予弟耕耘負擔樵薪

治稱不煩 石彥遷江州刺史治稱不煩在郡弋釣山澤縱心流覽望之若畫

秋夜登樓 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

登南樓俄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小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其坦率行已多如此

殺典籤 吉翰字休文為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旦可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之謂曰卿意常欲宥此囚死罪昨覽卿呈事其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命卿便當貸其重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下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於刑政類皆如此自是列吏莫敢犯禁

旌命所加三千餘人 王隱晉書山濤為冀州舊俗畧無士人自濤居於此州搜賢求才旌命所加三千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于是為盛

使私童樵採 晉中興書褚裒字季野女即獻后也以后父告求外出降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蒞政每崇清約但使私童樵採

綏撫故舊 桓宣為梁州刺史在鎮十餘年綏撫故舊甚得稱譽

為中興第一 桓伊字叔夏有武幹

又善音律為中興第一還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年歲不登宜併小縣除逋米州治置還豫州詔令移州尋陽餘皆聽之伊隨置拯撫百姓賴馬

年二十 荀羨為徐州刺史時年二十中興方伯未有如羨少者

方接豪士以友道 臧榮緒晉書華軼字彥夏歷江州刺史在郡甚有威惠州之豪士以友道接之甚得江表之稱

三窟 王衍字夷甫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徒母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有江漢之固青有附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于此足以為三窟也

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晉陽秋劉弘字和季為荊州刺史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而有興廢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

牛產犢官舍留之而去 晉書寧暨為青

州刺史有私牛產犢官舍留之而去殺弟干寶晉記荀晞字道將為兖州刺史姨母有一子坐小事晞杖節斬之姨母叩頭及中外皆乞活不聽死後往哭之甚悲曰殺弟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姿容如畫觀者塞路王規字令武廣州刺史姿容如畫每行觀者塞路百姓感化復覩太平祖逖別傳逖為豫州刺史喪亂之餘骸骨未收者為之殯殮葬其骨肉恩薄不收殮者加貶責由是百姓感化復見太平置酒大會坐中耆老相與流涕而歎曰吾等技老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又童謡曰幸哉為民免豺虎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青醪甘瓠脯亦何報恩歌且舞男女出境迎者萬餘人宋書始興王濬字僧遠為荊州刺史曹無留事獄無滯囚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父赴民如急水火何時復來乳哺我重臨荊州男女出境迎者萬餘其得人心如此三臨徐州威惠宣著

王懿字仲德為鎮北將軍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惠宣著

嗜酒醉輒累句 荆州刺史王忱范泰外弟也嗜酒醉輒累日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曰酒雖會意亦以傷生

治國如家 宋書范泰秦交州刺史杜惠世司交部布衣蔬食治國如家

羣蠻繞經送千餘里 雍州刺史晉安侯劉道彥卒在州有惠化及喪東歸漢濱羣蠻繞經號哭送千餘里

我是賈客耶 齊書臨川王映為雍州刺史嘗置錢還都置物有獻計者曰于江陵買貨至都回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

置宅百三十萬 王琨為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表獻俸祿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帝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置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

起臺榭延僚屬 梁書夏侯詳為湘州刺史詳善吏事

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

主人憒憒不如客 蕭愔為雍州刺史賓客有江仲舉蔡薳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接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及愔還武帝問之愔大慙

裂裳為帽哀哭送之 安武康王秀遷雍州刺史初秀之西也郢州人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及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

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 柳慶遠字文和為雍州刺史高祖餞於亭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

二獸自斃 宗室蕭業襲封長沙王者督南兗州刺史徙湘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為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獸旁有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二獸自斃言訖不見衆並異之

四獸死於郭外 宗室蕭象為湘

州刺史湘州舊多猛獸為暴及象任州日四獸死于郭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至德所感

自立碑 宗室蕭明為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政德樹碑于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巴陵明名廣營廚帳多名人物躬自牽領與石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

洗足致敗 陰子春為梁秦州刺史子春雖無他才術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其身服垢污脚數月一洗言每洗則人才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敗

衰老無能抗敵 梁後畧初任約之來江陵憂懼時上方議拒捍未得其人與晉州刺史蕭惠及董羅等議之羅曰當今所仗莫若蕭公上應聲謂惠曰社稷存亡在斯一舉鄉去同族休戚為我行乎惠對曰臣之少壯猶不若人今衰老矣無能抗敵

歐陽頠有匡濟才 陳景平中元帝徧問朝宰曰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元帝曰吾已得一人矣侍中王裒進曰未審為誰帝曰歐陽頠甚公正匡濟才恐蕭廣州不

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

臥彪 後魏李崇沈深有將畧寛厚善御衆在揚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冦賊侵邊所向摧破號臥彪

父子相代 畢終敬父子相代爲兖州當世榮之時終敬以老還鄉常呼其子元賓爲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勅不聽起觀其斷决忻忻然喜見顔色

爲牧之道亦易亦難 高陽王雍爲潮州刺史誡曰爲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曰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是難

修召公廟 高允爲淮州刺史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鄴縣見召公廟廢毁允歎曰召公之德闕而不祀爲善者何望乃表修葺之允時年九十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决爲事

置鼓樓 李崇爲并州舊多刼盜崇乃村置一樓樓上懸一鼓有盜則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遂多擒獲諸州置鼓自崇始

武士彎弓文士下筆 安南王禎爲雍州刺

史高祖餞之于都亭詔曰今者之集賓曲宴各命賦詩不能者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士下筆

移治東城 汝陰王子修義除徐州刺史修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曰修短者命吉凶由人何過致憂憚以華雒城之寄違吉就凶時亦有之可聽更立廨宇修義于是移治東城

斷亡失子 李崇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崇俱禁之各在別處禁經旬日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病已暴死有赦解禁可出奔喪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嗟咨而已殊無不滿之意崇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州民請輸絹粟以報恩 任城王雲冀州刺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于是合州民請各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

勸課農桑修飭太學 季平為相州刺史勸課農桑修飭太學簡

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講堂親為立贊畫履虎尾踐薄氷於客館以示誡焉

立文學崇武館

韋彧為豫州刺史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事境內肅清

以所賜穀帛分州內孤貧

韋珍遷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遷龍驤將軍賜騂騮二匹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珍乃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州中十善

陸俟長子馛多智有文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嘆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于父矣少為內都下大夫出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强扶弱州中有舊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以政事責之以方畧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于是發姦摘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寇盜名為散騎常侍人乞留者千餘人

州人乞

留上

封孫叔敖廟毀蔣子文廟 任城王澄為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廟毀蔣子文廟請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

慈父 宗室元孚為冀州刺史勸課農桑境內稱為慈父都州號曰神君

彈鸞 李惠為雍州刺史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鸞爭巢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鸞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服其深察

辯訟 李惠為雍州刺史人有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下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有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此羊皮可考知主乎羣下各無答者惠乃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覽究多如此類

表求賑貸 北齊書李元忠為光州刺史州境災傷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少遂出五十萬石賑之事訖

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各拜侍中

旬日成化 南齊豫章王蕭嶷初為荊州刺史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以書與嶷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實在緝理公臨蒞甫通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慕義庚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期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

桴鼓不鳴 邢卲除兗州刺史有善政桴鼓不鳴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

罷牛酒祈子胥廟 宗室清河王勵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神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告諭所部自是遂止百姓賴之

前兄後弟 夏侯達為南豫州刺史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德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賴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行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 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典之宋

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為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大明太始長王臨藩貴族出鎮莫不皆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慤為豫州吳喜公為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曰慤年將六十餘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後權寄彌隆典籤遞互還部一歲數反將至輒與閒言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惟慮不足於是威得州郡權重藩君

得一州如斗大 上

放囚展謁親戚 張華原字滿國兗州刺史獄先有禁囚華原科簡輕重十人謂曰今三元之始天下黎民皆得申賀尊老獨御等幽閉今給假片日得展謁親戚期盡還也因等應期畢至

生男放囚 平覽字明遠拜揚州刺史其妻生男覽因喜酣醉境內禁囚悉放時有關上細作二人亦放覽醒而知之上表自劾顯宗原其罪

夢山上掛絲

張亮武定初拜大中大夫薛淑常夢亮於山上掛縑以告亮曰古之字山上絲幽字也君其守幽州乎數月果然

六駮食猛獸

張華原為兖州刺史先是東北十七里平山中有猛獸為暴忽有六駮食猛獸為化感所致

正恐不久復來

盧潛為揚州刺史甚為太守所憚武平二年徵為兵部尚書揚州民以潛戒斷酒肉篤信釋氏不殺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潛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至鄴未幾陳將吳明徹渡江侵掠復以潛為揚州刺史

趙郡王泉

趙郡王叡除北朔州刺史有無水處禱而掘井鍾綆下泉源涌出號曰趙郡王泉

捕獲換新靴人

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人携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楷召居城諸嫗示之曰有乘馬人被賊害刼遺此靴馬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之曰兒昨日著此靴去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人伏其明察也

祀井泉涌

平覽遷懷州刺史覽奏請於西故車道築城以杜西軍尋而西魏來攻新築城糧糗未集素乏水南門內有大井隨汲即竭覽具衣冠向井而祝至期而井泉涌有異於常

在此州唯飲此水

寶熾為原州刺史性抑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屢經擾踐常與僚吏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飲此而已

畫楊震像於私室題詩於清水亭

申嶽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私室以自戒及代還人送者數十里不絕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讀遶相謂曰此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暴過猛獸

庫狄士文為貝州刺史至州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旁貸得千人奏之悉配廣南親戚哭聲遍於州境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趙達二人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人

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之歎曰士人暴過猛獸

居室患蠅杖門者 庫狄伏連為并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放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不識士流開府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擒撻遣築墻

受絹千足 斛律武都為兗州刺史塗經衛北受絹千疋黎陽郡守石曜手持一縑而謂之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之外並須出於吏人武都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

何忍欺仁君 鄭祖述為兗州刺史人有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仁君執布歸首祖述特原之

置勲州 後周文帝以韋孝寬立勲玉壁遂於玉壁置勲州以孝寬為刺史取孝寬之勲名之也

路側植樹 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補孝寬臨州乃勅州內當土堠之處植樹以代之既免修補之勞旋又得庇蔭太祖後見之怪而問之人以

狀對太祖嘉之曰豈得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二樹百里種五樹焉**特給路車鼓吹**蘇亮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宅旬月而後入州世以為榮**為隣境士庶所重**獨孤信為秦州刺史常出獵日暮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馬其為鄰境士庶所重如此**為本州刺史**劉雄高祖嘗從容謂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本鄉猶衣錦夜遊今以鄉為本州如何雄稽首拜謝於是以雄為河州刺史雄先已為本縣令今復有此授鄉里榮之**賜以所服冠履衣被**史寧為涼州刺史遣使詣朝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服及弓箭甲楯等賜寧謂其人曰為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輔孤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容貌魁偉聲音如鐘**長孫儉為荊州刺史時梁岳陽

王蕭督內附遣使入朝至荆州儉於廳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聲音如鍾又為鮮卑語遣人傳譯以荅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于別齋因叙梁園喪亂朝廷招携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不能測也

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信

獨孤信為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民有冤訟歷年不能決信在州事無擁滯亦以禮教勸人以耕田種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所歸數萬家太祖大悅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信

內袒自罰

長孫儉為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為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於廳事前內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州屬城肅然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

掘得黃金封送上

王思政遷荆州刺史督工匠繕治城塹掘得黃金三十斤夜深密送之家至旦思政召左史以金示之曰為臣不宜有私悉以

黄金封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

鄉里運米以自給

泉企為雍州刺史性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

孤之有卿若手臂

李遠字萬歲以有殊勳授原州刺史太祖謂之曰孤之有卿若身之手臂之用豈可暫輟於身於是令遠兄賢代州事

一門之內再有衣錦之榮

令孤整字延保弟休聰敏有文武才用與整同起兵逐張寶時多功於本州刺史晉公議謂整曰以公勳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委任不宜遠出言公一門之內須再有衣錦之榮乃以整為燉煌太守

老羆當道

王羆字熊羆除華州刺史常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熊羆不之覺比曉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

元日放因歸家 蕭揮字智遐武帝安城王秀之子性溫
裕有儀表出為上州刺史常至元日獄
中所有繫囚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固執不
可揮曰昔王長文虞廷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景行之
自此獲罪彌所甘心幸勿
虞也諸囚荷恩並依限還

吏不敢欺 梁南康簡王績為南徐州刺史年始
十餘主者受貨洗改解書行事不覺績知曰
縣解有姦詰之由是吏不敢欺稱為明智

文案無擁 吳平侯為南兗州刺史清恪有信明解
處獄善知奸惡文案無擁吏民不敢欺

閑草隸有君子風 吳均齊春秋徐州刺史陳顯達少有
胆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君子風

自縣之州近世未有 傳琰字季珪年二十為山陰令後重為山
陰遷益州刺史自縣之州近世未有也

贈竹屏風 三國典畧賀祥為荊州刺史有惠政遠近款附梁岳
陽王察欽其清德乃贈以竹屏風祥難違其意取付

所司太祖聞之並賜祥

置水器投書 華陽國志趙瑛為青州刺史有貴要囑記書瑛於廳事置水器發書皆投其中一無所報

吏民塞路攀車隨之 嚴尊字王思為青州刺史仁恕在民每當遷官吏民塞路攀車隨之

喜慙悲三者交集 桓氏家傳桓範為兗州刺史表謝曰喜於復見選擢慙於不堪所職悲於懷戀闕庭三者交集不知所裁

聞喪罷市傳泣數千里 鍾岏良吏傳羊祜字叔子為荊州刺史恩惠均給人不疲勞及祜卒於洛陽信日中至荊州荊州市方大合聞祜薨即罷市舉市肆皆號咷處處傳泣數千里

在官不迎妻子 巴祗遷揚州刺史在官舍不迎妻子未嘗食魚肉

重授并州為天下最 梁習字子虞遷并州刺史召其豪右邊境咸安兼貢達明士咸顯於世武帝善之文帝即位以習有譽并土重授并州為天下最

茆茨六間坐

無完席 吳隱之字處默為廣州刺史及罷之日惟有茆茨六間而已坐無完席乃以蓬為屏風

吳人襁負而至者數萬 羊祜為荆州刺史恩施均及民不疲勞吳人襁負而至者以萬數

開廩訖上聞 喬玄字公祖徙梁州刺史歲飢玄開倉以給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表聞玄曰若待奏報民且死矣開廩訖乃上聞天子嘉之

懷義忘罪 王望字慈卿為青州刺史歲飢俾有草食五百餘人因以便宜出布粟給廩與作衣事訖乃上表天子以不先表聞百官皆云犯專命之誅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時不禀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論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人之旨帝嘉之乃賞望

市無二價 江革字季思遷梁州刺史撫養邊戍好施惠愛市無二價

攀車號惜 邵瞻字思遠遷益州刺史百姓攀車號惜

腹心臣 零陵先賢傳衛臻領選舉

傳為益州刺史文帝曰選吾腹心臣也吾方與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不可授以遠任别選傳焉

民吏懷之不忍欺陶氏傳基字子叔先為荆州刺史及薨百姓嘆息莫不號哭其子璜復為是州政務清淨而已民吏懷之不忍欺

路旁女子哭聲不哀益部耆舊傳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路旁女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誰對曰夫遭燒死遵勑吏與語謂吏曰死人自過不燒死攝女令人守屍曰當有物往吏曰有蠅聚頭所遵搜視鉄釘貫項擕問乃以淫殺夫

得交刄為交州世說爰綜為新安太守南界有刺石綜至下鱗有人於下得剪者咸畏之主簿對曰昔長沙相王當餞孫同老云此州狹而長君當為長沙事果應夫三刀為益今得交刀君亦當為交州後果如其言

重千斤語林孟業為幽州刺史其人甚大或以重千斤

見庭前井中出異苑晉陸韋邵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人

從庭前井中出長尺許被帶組甲伍相隨出門良久乃盡邵兄數善占筮常云吾子弟當刺史即青廣二州也

吏人立廟設祭干寶搜神記王業和帝時為荊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卒于枝江吏人立廟設祭刺石銘德

刻石銘德上

州界山響稱萬歲者三隋書慕容三藏為廓州刺史時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兎馴壇使還上大悅

屈公臥治楊常希表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臥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

還笏復拜張威以平王謙功拜青州刺史頗治產業遣家僮於民間鬻荻根其駁吏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從行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任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終名行唯利是嗜豈惟辜負朕心亦且累公名德因謂威曰公所執笏今何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

上曰可持來明日奉笏以見上曰雖不遵法度公効力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復拜洛陽刺史

戴帽錫片 梁彥先拜州刺史言於上曰臣前侍罷湘州百姓呼為戴帽錫片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為湘州改絃易轍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從之復為湘州刺史豪猾聞彥先自請而來莫不噬笑及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於是俠猾亡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

稱為良二千石 令狐熙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後戶口簿籍多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萬口在職數年風教大行稱為良二千石

考績為天下最 唐開皇四年上幸洛陽令狐熙來朝州民恐其還易悲哭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呼盈路在州獲白烏白麞嘉禾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為河北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立碑頌德及上祠泰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乃命熙為汴州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民有

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為良政上聞而嘉之

護溝瀆　于頔為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湖䟽鑿溉田三千頃久湮廢者令設提塘以復之政蘇州刺史護溝瀆整街衢至今賴之吳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廢生業神宇皆撤去唯吳太伯伍員等廟存馬雖為政有績然橫暴尤甚

削去煩苛　崔瓘以士行聞涖職清謹畧還澧州刺史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為務居二年風化大行流亡繈負而至增戶數萬有司以聞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以甄能政

選循良　大歷初叛臣周智光伏誅詔選循良為近輔以敬括為同州刺史歲餘入為御史大夫遲重推誠未嘗以私害公

衣錦　姜謩秦州人以平薛仁杲拜秦州刺史高祖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

不遣妻子為質　張萬福在泗州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

陳少游恐令管內刺史送妻小在揚州以質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公萬福妻子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意終不之遣為人所稱

奏放逃戶欠錢

李渤字濬之遷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理違逋渤上疏曰伏奉詔勅度支使所奏令臣設計督填逃戶所欠錢四千餘萬臣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督三十六年前逋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不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節印特乞放臣歸田乃下詔曰江州所奏實為懇誠若不蠲免實難存濟所訴逋欠並放

方渠水流

楊朝晟字叔明為鄜州刺史奏方渠合通水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軍至方渠無水師旅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迹水隨而流朝晟命築防澤之遂為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務舉大綱

楊恭仁隋司空雄之長子仁壽中累除甘州刺史恭仁務舉大綱不為苛察戎夏安之文帝謂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惟

朕舉得人亦是御義方所致

引水入城以代井汲　長孫操為陝州刺史自州東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於今稱之

妙簡賢良分典大州　則天常與宰相議及州縣官吏納言李嶠夏官尚書唐休璟等奏曰伏思當今要務莫如富國安人富國安人當在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登實由於此宜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

前後為治其政如一　陸象先為刺史嘗有小吏犯罪但示語而遣之錄事白曰此例當令予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言若必須行杖即當自汝為始錄事慚懼而退象先常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秖是庸人擾之始為繁爾但當靜之於源亦何憂其不簡前後為治其政如一

當靜之於源上務勸農桑　蔣幹遷魏州刺史時河北饑饉舊吏苛酷百姓

多逃散幹乃察奸吏務勸農桑由是逃散者皆來復業稱為良牧

郡人勒碑頌德 狄仁傑轉寧州刺史撫和戎夏民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及入境內耆老歌刺史美德者盈路翰薦於朝詔為冬官侍郎

罷散繕城郭 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修城不輟下車謂曰金湯非粟不守豈可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

不徙示寵 賈敦頤為瀛州刺史弟敦實為饒陽令政清淨舊制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

奏課第一 崔俊性介潔矜己之清視賍貪若仇以蘇州刺史奏課第一

一歛下毗陵 九國志張劚景福元年從行密歸江都路經毗陵行密顧左右毗陵大城也劚一歛下之不亦壯乎即授溫州刺史

指獄門曰錢鑪 後蜀申貴歷昌渝文眉四州刺史貪鄙殘虐所在聚斂賍貨民不勝其弊典眉州受財鬻獄恣其暴

横嘗指獄門謂左右曰此我家錢鑪其暴如此

祝神虎斃　南漢謝傑為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為暴人不安居傑一日沐浴謁城隍神舉酒祝曰愚民何辜而虎暴之蓋刺史無德化願虎只食刺史無傷愚民因屏去左右獨宿殿庭中是夜三鼓廟東南隅忽有物哮吼其聲如雷良久乃止及遲明視之數虎悉斃

民安俗阜　王延彬弱冠為泉州刺史在治三十餘年民安俗阜歲無災沴人以為淳厚所致

李大蟲　楚李瓊為桂州刺史魁岸多力每食肉十餘斤据按大嚼眈眈然軍中號曰李大蟲先是桂州兒童聚戲衢路忽相驚走曰大蟲來至是果應

刺其體作赤心殺賊字　國朝兵馬副部署保州刺史呼延贊武人所為不近理忠實有胆勇常自言願死於賊刺其體作赤心殺賊字至妻子奴僕皆然數馬器用什物咸刺繡刻鏤亦為其字作破陣刀降魔杵鉄鞭鉄幞頭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乘騅馬緋抹額自

稱慕尉遲敬德之為人赴保州言於上曰臣服飾怪異所至之處觀者必衆願勑郡縣遣卒遮列清道上笑而許

不服飾詭恠 以遼州刺史呼延贊為馬步軍都軍頭領扶州刺史上謂侍臣曰此人頗有胆勇往曽從朕北征服飾詭恠朕以其惑衆欲斬之且車服甲冑自有常制豈當自異乎如尉遲敬德對御毆傷人雖有匹夫之勇亦有何用

為將以忠實為本 至道元年汝州刺史常思德辭歸治所對於便殿上慰勞久之謂左右曰思德事朕日固久今老矣當少壯之時甚銳健大凡為將以忠實為本思德嘗領兵從曹彬至涿州會軍失利皆潰去思德以所部翼衛彬至德州謂人曰吾輩徧裨爾偶失主帥將何面目見君父用心如此可謂忠實矣

立屏盜碑 郭進為益州刺史會盜賊羣起攻劫居民進帥鎮兵剪除之部內清肅民吏千餘人詣闕乞立屏盜碑許之

姚大蟲 姚內斌太祖以西戎屢為寇抄選內斌為慶州

刺史在部十餘年戎人畏服不敢犯塞號為姚大蟲

別駕沿革見州牧門

應劭漢官儀元帝時丞相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員吏治中別駕諸部從事秩皆百戶刺史六條曰州別駕見部刺史持版拜刺史亦答拜

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

隋百官志梁武帝州置別駕治中從事各一人為十班

後齊司州置牧屬官有別駕司州別駕從四品上上州

第六品中州從六品下州第七品後周八命州別駕正四品七命州四命州正六品

隋雍州置牧屬官有別駕開皇三年改別駕贊務以為長史司馬

唐職官志貞觀二十三年改別駕為長史永淳元年置州別駕

唐百官志上中下州別駕各一人武德元年改丞曰別駕十年改雍州別駕為長史高宗即位改別駕皆為長史上元二年諸州復置別駕以諸王子為之永隆元年省永淳元年復置景

雲二年始叅用庶姓天寳八年諸郡奏減冗員罷諸州別駕其在京百司當入別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以來西河用兵偏裨立朝朱紫填擁久次當進及受代閒居者常數千人趣中書及宰相私第摩肩疾謁繁於辭語及韋處厚秉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以處之清流不雜朝政清肅

投傳 後漢周景為豫州刺史辟蕃為別駕從事蕃以處諫諍不合投傳而去注薄符也

捕獲沙門盜金 後周柳慶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其金賈人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伏慶聞而歎之乃問賈人曰卿鑰常置何處對曰常自帶之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宿者惟日者曾與沙門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掠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速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獲盡得所失之金

長史

唐職官志見州牧門

五代職官志清泰三年中書門下言長史因攝奏正比未有官者送名

國朝淳化五年詔益王元傑可檢校太保兼侍中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鎮江軍節度使揚潤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堤堰橋道等使仍改封吳王翰林學士張洎上言今月二十七日制改封王以郡為國

置傳相及內侍中尉等佐王為理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如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即稱內史行郡事晉永和泰和之際有琅琊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等為會稽臨川內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荆幽五郡為大都督置長史司馬為上佐即前代內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其揚益郡等或有親王遥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皆是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臣請以一二言之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

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戴義鎮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押契丹兩蕃經畧等使檢校司徒平章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為國正居大都督府之任又以正領節度使豈宜却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為上佐矣或朝廷且以長史拜命其如銜內又無副大使知節度事之目倘或他日別命守將裨臨本郡即不知以何名目除授

也乞付中書門下施行上以制命已出不欲易洎表再上引典故論列宰相言曰襄王越王皆領長史今吳王獨為大都督居襄越之上非便上言曰業已差誤異日有除授即改正之洎奏遂寢至道二年以越王元份為桂州大都督兼領會稽吳王元傑為揚州大都督兼壽春先是洎常抗疏至是洎知政事因郊祀覃慶遂改正焉

元祐令州長史正九品州長史為散官

辟處士

晉書桓沖溫之弟也最淹識有武幹為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刺史又遷為督江荊梁益

寧交廣七州命處士劉麟之為長史麟之不肯屈親往迎禮甚厚

真宰相才 唐則天求宰相狄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

誤寵崔敬嗣 崔敬嗣為房州刺史中宗為廬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敬嗣以親賢禮待之供給豐贍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進擬御筆超拜省者數四後引與語方知誤寵訪敬嗣已卒乃授其子注官

別榻 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南陵太守別勅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署佐名藩王常相倚仗常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長史孔坐人莫預焉

簡擇無如卿者 崔神慶則天時擢拜并州刺史因謂曰并州朕之枌榆又有車馬此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為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則天為按行圖擇日而遣之

擇日遣行

上前貫後張 張志愿中宗時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衆志愿一切皆獲杖殺之

積屍府門遠近震懼高宗時賈敦頤為洛州刺史亦有政績與志愿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語曰洛州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

挺身而去

蘇瓌字昌容還揚州刺史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產前長史張潛于辦機皆致貲數萬惟瓌挺身而去

烟霄失路

劉鄴字漢藩同平章事僖宗即位蕭倣崔彥昭秉政素惡鄴乃罷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竟通事引鄴內殿謝不及芻記鄴遂自叙十句語曰霖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烟霄失路未知歸骨之期帝惘然

散官粟行賑救

李皐字子蘭為溫州刺史無幾攝行州事歲歉有官粟數千萬斛皐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皐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禀命若殺我一身活人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上嘉之

起屯田以代轉輸

李聽為靈州大都統府長史境內有光祿

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開決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

政在養人 賈敦實咸亨中遷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時洛陽令楊德幹殺人以立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貴也德幹爲之稍減

不枉不漏 張說字道濟睿宗即位遷中書侍郎雍州長史景雲秋譙王重福於東都搆逆而死留守捕繫枝黨經時不決睿宗令說往按其獄一宿捕獲重福謀主盡得其情狀其餘枉被繫禁者一切釋之睿宗勞之曰知卿按此獄不枉良善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如此

司馬

隋百官志

唐職官志 並見州牧門

國朝元祐令州司馬正九品為散官

除書未到欲視事唐書房嗣業除益州司馬除書未到欲視事益州錄事叅軍杜景佺不從果除益州司馬

委以州府之任任瓌為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任

廳記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曰自武帝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小攝大重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否才不才一也江州土高氣清富有佳景剌史守土不觀遊郡吏執事不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於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風篁石嵓瀑布廬宫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

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五品

又云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月俸官足以裨身食足以給家政康非司馬功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

政康非功政壞非罪祿優穩

並見上

豈是覓鷂人

劉齊賢自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高宗聞其方正甚禮之時將軍史與宗嘗從事於苑中弋獵因言晉州出好鷂劉齊賢見為司馬請使捕之帝曰劉齊賢豈是覓鷂人耶卿何以此待之

維舟月夜賦詩

蕭遘與韋保衡同年登進士第保衡以干進無藝同年皆薄之遘形神秀偉志操不羣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戲呼太尉保衡憾之保衡作相摭遘之失貶播州司馬途中維舟月夜賦詩自悼慮保衡見害遽有神人謂之曰相公勿憂予平常樂侮遘心異之過峽州經帝祠即所見之神人也保衡誅後入同平章事

天下甲門

袁誼

為蘇州刺史司馬張沛者即侍中文瓘之子誼謁之曰司馬何事沛曰此得一長史是隴西李亶天下甲門也誼曰司馬何言之失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為衣冠顧瞻始可稱舉此老夫是也作時柱石見危授命則則曠代無有何可說之以為門戶沛懷慙而退

御製詩以贈行

賀知章因病上疏請入道求還鄉里拜其子曾為會稽郡司馬令侍養御製詩以贈行

善政表於能官

韋安石為永昌令并州司馬則天手制勞之曰聞卿在彼善政表於能官仁明彰於鎮撫如此稱職甚慰朕懷俄拜并州刺史

散將受正員

有醫士崔環者自淮南小將為黃州司馬勑至南省鄭餘慶執之封還以為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徼倖之路且無闕可供由是稍忤時相改太子少傳

蘆生於室

李全忠廣明中為棣州司馬有蘆生於室中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怪歟建曰蘆芽類德澤而

滋家有茅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三人公勉樹德名無妄斯言全忠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為牙將可舉死上章推全忠為留後朝廷因以節鉞授之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已

不宜治郡 白居易為太子左贊善大夫會有素惡居易者言居易作新井詩言浮華無實行不宜寘彼周行執政貶為刺史詔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

治中

漢制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

應劭漢官儀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也

辭對無變 謝承後漢書陳禪為州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所劾受納賍賂禪當傳考及至笞掠無算

五委備加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釋

委腹心之任 魏志審配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

月旦各言其失 太祖令曰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故耶自令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

荊州從事 世說習鑿齒史才不常桓温深器之年來三十用為荊州治中鑿齒謝牋曰不遇明公荊州從事爾

無車公不樂 車胤為桓温治中有會温輒云無車公不樂

當朝正色 晉書唐彬檄為治中別駕忠肅公亮匡救違闕盡規誨以納言不顯諫以彰主當朝正色焉

以手巾拭其面 江表傳孫權尅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即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涕泣交橫權至勞與語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為治中

占術馳名 後漢任文公為治中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

大水宜令民預為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滿水涌起十餘丈漂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

洛陽主人周書趙肅字慶雒洛陽人也早有操行知名于時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援授司州治中糧頻不遺太祖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

主簿

漢制州有主簿一人録閤下衆事省文書

韋昭辯釋名主簿主諸簿書簿普也普關諸事

彈箏歌秋風俗說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桓玄閤下玄聞其善彈箏使呼之既至取箏與彈因歌

秋風意味殊適以此大奇之

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晉書習鑿齒為桓溫荆州主簿親遇深密時時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家粟作粥餌飢人後魏韋朏少有志學業年十八辟州主簿屬歲歉以家粟作粥以餌飢人所活甚衆

諸從事

後漢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本注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蔡質漢儀曰都官主百官朝會與三府掾同慱物記曰中興以來都官從事多出之河內掊擊貴戚功曹從事主州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尉行置兵曹從事主兵事其餘諸郡國從事每郡

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為
百石云
晉職官志
隋百官志皆見州牧門
通典祭酒從事史漢魏以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
戶水鎧之事自江左揚州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坐法失官前漢郇吉為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 揚子雲誠知人揚雄少時
從遊學侶而仕京師顯名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嚴君平
德杜陵李強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

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強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

職事修理

續漢書楊球為幽州從事部分邊塞職事修理

白馬陳從事

謝承後漢書李憲于盧江自稱天子揚州討之不能得盧江人陳衆為從事白刺史歐陽歙請降之於是素車白馬往說皆降民大悅共生為立祠號曰白馬從事

一州震懼

華嶠後漢書衛羽為州從事時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為貪放刺史第五種欲收舉之聞羽素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至定陶閉城門取匡賓客親史四十餘人七日中糾發其贓五六千萬種即奏舉一州震慄

貴戚斂手避二鮑

鮑永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貴戚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從事恢亦抗直帝曰貴戚斂手

以避二鮑

不發私書 樊準為州從事臨幾介正不發私書

聞有令問 鍾離意別傳揚州刺史夏君三辟意為九江從事三府側席夏君謂意曰刺史得京師書聞從事有令問刺史何惜王之爵不貢乎乃表為尚書

禽盜在明法不在數赦 潛夫論孝明帝時荊州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既訖問何異聞對曰部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督郡終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從事耶對曰是也帝乃震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何以為茂才乃捶數百而切讓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是觀之禽盜在明法不在數赦

武力過人 魏張遼字文遠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名為從事

褚裒指孟嘉 晉書孟嘉傳庾亮辟嘉為勸學從事褚裒時為豫章太守嘉正旦入會嘉坐次甚遠褚裒問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之裒歷觀之指嘉曰將毋是乎亮欣然

搜揚翹楚匪蘭弗刈 羅含別傳庾刺

史以親賢為重作鎮方岳捜揚
翹楚匪蘭弗刈辟為荊州從事
州史有令僕才世説顧和為楊州從事月旦當朝未缺入停車門外缺

缺集教曰丹陽從事陳耿器局弘正可轉主簿吳興從事謝鑾才幹
正直可轉西曹
癡不語高孝甫陳留耆舊傳高慎字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語默而好沉深

之謀其徒號曰臥虎故人謂之曰癡不語高孝甫

臥虎上不屈其志不累其身

菑部耆舊傳李弘字士元為州從事揚雄稱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見其貌肅如也觀其行穆如也聞其言感如也

中正

史記陳勝為楚王以朱房為中正而不言職事

通典魏司空陳羣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昭鑒者除為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大公平亦其比也

干寶曰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議曰案九品之狀諸郡中正既未能斷究人才以為可除九品制置州大中正晉令大小中正為內官者聽月三會議上東門外設幔陳席晉起居注僕射諸葛恢啟稱州都大中正為吏部尚書及郎司徒左長史掾屬皆為中正臣今領吏部請解大中正以為都中正職局司理不宜兼也

襄陽耆舊傳晉朝以江表始通人物悉使江南別立大中正曹儀集九品議曰使具論欲除九品而置州正欲

檢虛實一州濶遠畧不相識訪不得知會復轉訪本郡

先達者爾此間州中正而實決於郡人

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無品班固著漢書序往代賢

智以為九條此葢記鬼録次第而陳羣依之以品生人

又魏武拔奇決于胸臆收才不問階次豈頼九品而後

缺

為本官才有三難而治亂之所由人物難知一也愛憎

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柄上品無勢族今職名中正實為姦府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而棄魏𡚁法更立一代之義制又表刺史初臨州大中正史若吏部選内猶不中正問人事所在祖父位狀後魏孝文云中正之任必須才業兼資者及武帝時崔浩為冀州中正缺北齊郡縣皆有其本州中正以京官為之甚得州里之稱吳志習温為荆州大公平大公即州都也後潘秘為尚書僕射習温為大公平

甚得州里之稱不宜勞以碎務晉書劉毅年七十以耆老後舉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寮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論主者不以為劇昔鄭武公年過八十為周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遂為州銓正執九品銓十六州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始

品第不勞思慮並上蓬蒿不足成林陳頵傳解結問別駕治中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每以三品為中正皆云不審陳頵對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

養進寒俊王隱晉書楊暉與陶侃共載詣榮州大中正溫雅責暉與小人同載暉曰江州多少風俗鄉已不能養進寒俊不可毀頃之楊暉代雅為中正陶侃為鄱陽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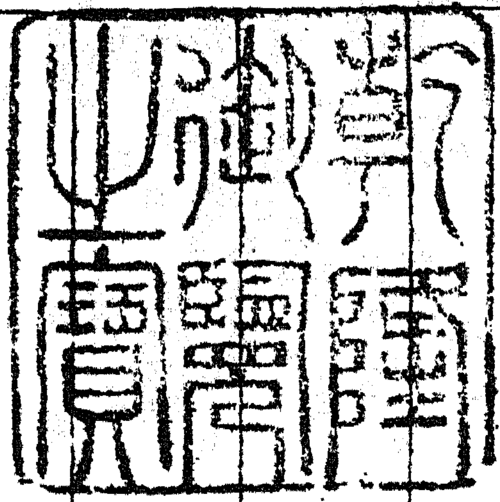
中殿下何得見逼 蕭子顯齊書張緒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興聞人邕為州議曹緒以資籍不富執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使曰此是君家州殿下何得見逼

品藻人物以正一州清論 荀勗集表讓豫州大中正奏曰被勑以臣為豫州大中正官與州閭鄉黨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多於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清論此乃臧否之本咸俗所重

州閭與郡縣希疎如馬齒 應璩新書曰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閭與郡縣希疎如馬齒生不相識面何緣別義理

開尚書八條事 梁書沈約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開尚書八條事

各舉其子 後魏書房堅遷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楊尼各舉其子


乾隆御覽之寶

職官分紀卷四十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徐秉敬
謄錄監生臣高瑞相